

《金浦三部曲》第二部

半世

无果

倪辉羊 著

群众出版社



苦恋无果

倪辉祥 著

群众出版社

《金浦三部曲》第二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恋无果 / 倪辉祥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014-4267-6

I. 苦… II. 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887 号

苦恋无果

著 者: 倪辉祥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67-6/I · 1753
印 数: 0001—51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倪辉祥，上海浦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在上海第二幼儿师范学校任副校长，1993年辞职经商。现为上海安保电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8年在《上海文学》七月号发表处女作，至今已陆续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约300万字。已出版《心动时刻》、《感悟是金》等七本散文集，《盗宝的情人》等两本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钱途》与《恋情密码》（《金浦三部曲》之一）等。创作的散文作品多次获奖，并被各种书刊媒体选载。

浦东新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暨浦东开发区文艺创作基地资助

引子

苦
恋
无
果

1

时光飞逝。到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杜耀宗年届不惑，女儿杜欢欢也已经跨进了18岁的门槛。

18年工夫，对有些人说来，不过是属于弹指一挥间的流逝。然而，对于杜耀宗来说，这18年时间，是那样的漫长，是那样的艰辛，又是那样的坎坷。这期间，他同王雅芸与小凤姣两位女人所产生的恋情，像是神秘的密码一般，致使常人无法破译而被误解，演绎出了一出剧情跌宕起伏的家破人亡的悲情剧，使得杜耀宗承受了不白之冤与无尽的痛苦。但是，在初恋情人王雅芸的委托下，在不是妻子胜似妻子的小凤姣的鼓励支持下，充满着正义感的杜耀宗对此却是无怨无悔的，始终置身于危险之中，十八年如一日地畅通着为革命队伍供药的特殊秘密通道。这期间，对他情意浓浓的小凤姣的莫名其妙的失踪，带给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使他背负着不尽的痛心与悲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将对她的爱倾注到了女儿的身上，他对小凤姣的思念逐渐淡薄了下来。

不过，杜耀宗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减淡了却会对另一个女人的思念强烈了起来？思念到不能自持的时候，他殷切地盼望着能与初恋情人重续旧情。所以，当他听到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激动了。因为他知道与曾经有过百日恩的情人重新相逢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究竟是合乎常情的现实想法，还是遥不可及的一厢情愿？杜耀宗连想都没想过，他只是单纯而真诚地盼望着。

18年，杜耀宗获得的最大安慰，就是对之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的掌上明珠的长大成人。18岁的杜欢欢亭亭玉立，出落得如花似玉的。好比是一朵刚从花苞里露出笑脸的鲜花，是那么的清纯，又是那么的艳丽。人见人爱，谁见了都会觉得眼前一亮，都会忍俊不住啧啧地称赞一番。尤为让人欣喜的是，杜欢欢不仅光彩照人，貌美如仙，而且还聪颖过人。几乎有着无师自通的悟性，琴棋书画差不多样样精通，见者莫不惊讶而赞叹不已。可以说，这是老天爷对杜耀宗苦尽甘来的最好回报。难抑喜悦的为父者面对女儿，常会欣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般洋洋自得地陶醉一阵；真没想到欢欢的长相竟然同她母亲似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般，甚至连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也活脱脱地同小凤姣一模一样。11年的含辛茹苦毕竟没有白花！这不是老天爷对自己的一种平衡、一种恩惠吗？18年来，杜耀宗渐渐地将对心爱的女人的思念之情，化成了对宝贝女儿的加倍宠爱。然而，正是这种过分的溺爱，无形之中养成了女儿极其任性、随心所欲的脾气秉性，宛似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这就造成了杜耀宗新的担忧与不安的心病。

共产党、解放军来了，生活一定会添进更多的甜蜜。自以为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杜耀宗，早已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首在收音机里偷偷听来的旋律声，不时地在杜耀宗的耳边响起，让人充满着难抑的兴奋。

1

金浦镇是一个进入市区的咽喉要害之地。兵家必争，金浦镇成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负隅顽抗的屏障据点，也成了解放军向这座远东大都市吹响进攻号角的前沿阵地，战事一吃紧，反动派军队在金浦镇一带投入重兵，修筑了企图扼守顽抗的子母碉堡群，摆出了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驻军的陡然增加，平白增添了金浦镇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金浦镇变得更加热闹了。许多大户人家空余的房屋，被征用被强占做了兵营。杜府这样的大户人家自然也不会例外，西庭院被强行征用，变成了一个团的指挥部。

风声日趋紧张，杜耀宗不放心送在市里读教会学校的宝贝女儿了。怕她在外面有意外，便派人将杜欢欢接回了家。杜欢欢毕竟还年轻不知道害怕，回到家后，像是一只飞出了禁锢在笼子里的小鸟似的，感受到了一阵轻松，反而自由自在得很。杜耀宗见着宝贝女儿平安地回到了家，顿时如释重负似的踏实了悬在半空的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女儿不要出去乱跑，待在家里看看书、弹弹琴。兵荒马乱的，当父亲的毕竟害怕任性透顶的女儿发生什么不测。然而，杜欢欢依然是不以为然地敷衍着老爸。

战事吃紧，杜家上下人等见了荷枪实弹的当兵者，个个都是敬而远

之，谁都退避三舍，躲在东院里不敢乱走乱跑，生怕招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来。连得作为一家之主的杜耀宗也是轻易不涉足一步。唯独杜欢欢不当一回事，初生牛犊不怕虎，看着全副武装的官兵，耳目一新，觉得新鲜有趣，反而喜欢到西庭院里东钻钻、西看看。好奇心顿生时，小姑娘常会不顾门口卫兵的阻拦，一头往团部里钻。战时指挥部，岂能让无关的闲杂人员随便进出？这样，野小子性格的妙龄少女就免不了与卫兵发生冲突。

一天，争执声惊动了里面的长官。一位长相魁伟、相貌堂堂的年轻军官，雄纠纠地从里面走出来，威严地喝问：“什么事大声嚷嚷？”

站岗的卫兵“啪”地两脚一并，举手敬礼：“报告团长，这位小女子不顾阻拦，硬要往里冲，说是要进去见识见识。”

团长名叫曹明礼，年方二十八九岁，他身着一套笔挺的呢制军装，头戴青天白日大盖帽，透着英俊潇洒、威武堂堂的气质。曹团长听了卫兵的报告，显然是对面前的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反剪着双手，围着她兜了一圈仔细地打量着，心里禁不住暗暗喝彩了起来：身材颇长而不失丰腴，脸蛋秀丽而暂白，一副不笑也像在笑的可爱模样，真是诱人喜欢。曹团长故意绷起脸想吓唬吓唬她：“这里是战时指挥部，是你一个小姑娘乱跑的地方吗？难道你不怕卫兵的枪走火？不怕当兵的吃了你？”

杜欢欢的脸一丝惧怕的神色也没有，她倒是歪转了头打量着这位被卫兵唤作团长的年轻军官，暗暗称奇着：没想到粗鲁而野蛮的当兵者怎么会有英俊而斯文的小白脸？穿上了军装是如此的威武？杜欢欢朝他美气地抿嘴一笑，眨巴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嘻嘻哈哈地说：“您别吓

我，好不好？你们当兵的是人，不过是穿了一套军装而已，有什么怕的？再说，请您这位大团长不要忘了：这里是我家，你们总不能烧香的赶出和尚吧？连我在自己家里走走的权利也要被你们剥夺了？”

很显然，曹明礼是被她一派振振有词的责问逗乐了，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利呀！你若觉得新鲜想进去看看，请便吧！”

“那好啊！”杜欢欢欣喜得拍着手，得寸进尺地说：“那请你大团长对卫兵下道命令，今后不许再拦我。”

也不知道何种缘故在作祟，曹团长果真对卫兵下了命令。杜欢欢神气活现地向着阻拦她的卫兵扮了个鬼脸，像只彩蝶似的朝门里飞了进去。

对于一个阅世颇浅极其单纯的女学生来说，她一点体会不到濒临大战前的紧张气氛，反而是对临时指挥部里的一切陈设、特殊布置感觉到新奇有趣。她旁若无人地东看看，西摸摸，兴趣很是浓郁，曹明礼瞧着这只在眼前飞来飞去的彩蝶，欣赏着那优美的身姿，一下子轻松了临战前紧绷着的心弦，“嘻嘻”地轻声笑了起来。显然，曹明礼被这只彩蝶迷花了眼睛，久违了的舒畅很快涌遍了全身。直到杜欢欢准备随手拉开罩在作战地图上的布帘时，曹团长这才一个箭步抢上去，按住了她的纤手，正色地制止：“杜小姐，这是作战地图，军事秘密，你不可以随便看。”

杜欢欢撅了撅嘴，夹杂着撒娇意味的口吻说：“哎唷，团长大人，您紧张什么啦？即使您让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只不过是好奇心作怪嘛，想见识一下军事作战地图是什么样子的而已。怎么？您团长大人把我这个小女子当成共产党的密探了？”杜欢欢重新伸出了手，不知天高地厚地

还想拉开布幔。

曹团长声如响雷似的厉声喝道：“不行！这是铁定的纪律，是一个党国军官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曹明礼看着杜欢欢手悬在半空，被吓住了，立即于心不忍地缓和了口气说：“杜小姐，请你不要为难我了，否则的话，我要下逐客令了。”

原本光是觉得新鲜好玩的杜小姐，见到曹团长谈虎色变的样子，又见到在另一间里忙碌着的两个参谋在门口探着头，不知不觉地收敛起了自己的放肆，一屁股坐到了由两张八仙桌拼成的临时会议桌前，说：“不许看就不看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听听您讲讲当兵的经历，听您讲讲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大概不会违反纪律了吧？”

厉害，他那潇洒的风度，由于对一个漂亮而清纯女学生的顶礼膜拜而乱了方寸，曹明礼盯住这个幼稚得可爱的小姑娘，一时不知如何应了。他撇了撇嘴，无奈中带着谦虚地说：“我经历简单，阅历颇浅，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曹团长越是谦虚，倒是越发激起了杜欢欢的兴趣：“过分谦虚就是骄傲。您不要搭架子嘛！您年纪轻轻的已经当上了上校团长，没有赫赫战功，上司会提升您当团长？”

曹明礼被不明底细的杜小姐奉承得有点哭笑不得：嘿嘿，赫赫战功？败军之将何功之有？照实说，一想到解放军不要命的打法，至今然心有余悸。不过曹明礼不止一次地庆幸自己命大。怀着报效国家的愿，曹明礼从宁波老家的中学毕业毅然报考了军校。家境殷实之家怎舍得儿子去参军，再三劝说无效之下，父母匆匆给他择日完婚，以期曹家留下嫡血。父母之命难违，曹明礼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就与一个

不相识的乡下姑娘成了亲。过了月余，接到了录取通知，曹明礼告别了父母与妻子，去南京报到了。在度过了三年的军校生涯之后，他被派到了在徐州驻防的这个团里当了见习连长。淮海战役一打响，他所在的这个团伤亡极其惨重，团长与他所在营的正副营长都战死在疆场了。重新整编补充了新兵后，曹明礼被提拔当了营长。紧接着在蚌埠之战中，新任的团长又战死了。曹明礼命大福大，接连逃过死劫，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他连做梦都有没想到，在节节败退中，他竟然被提升当了团长随后就被拉到金浦镇来布防了。说是要为保住这座远东的大都市而血战一场。曹明礼自从来到这个团后，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能够当上团长，他知道，这不过是上峰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无奈之举而已。面对着杜小姐满脸的崇敬神色，曹明礼想想也觉得汗颜。心里担惊受怕的是，等解放军冲锋的号角一响，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为国捐躯的炮灰。故而，在这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曹明礼可以说是心如乱麻，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宗旨，提心吊胆地捱着日子，但在部下面前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自病自得知，真是有苦说不出。

杜欢欢的一味奉承，曹明礼知道她是真诚的，而不是带有讥讽意味的，他惭愧得脸红了。凝视着幼稚而单纯小姑娘咄咄逼人的目光时，曹明礼只能苦笑着讪讪地自嘲着：“我年纪轻轻当上了团长，不说明我有什么本领，而是说明我曹某人身上尚有着一点小运气罢了，羞愧，羞愧得很啦。”

在杜小姐的脑子里，当兵的都是些五大三粗的不要命的拼命三郎，有的甚至是凶神恶煞的魔王。而眼前的这个年轻军官，不仅长得相貌堂

堂，而且一副斯斯文文、谦谦君子的模样，心头不禁涌起了对他的崇敬，他越是谦虚，越是勾起了杜小姐对他的好感。她自己也不懂，晚上一闭上眼睛，他那英俊的身影为什么就会在眼前浮现个不停？无论怎么努力驱赶，也难以赶掉他那文质彬彬的身影。

从此以后，西庭院像是有着巨大磁力似的，深深地吸引住了杜欢欢。一有空闲，她总是没事找事地朝西庭院里钻。门口的卫兵不仅不拦阻她了，而且一见到她，总是身体挺得笔直地朝她敬礼，并不敢怠慢地进去替她禀报，然后恭恭敬敬地请她进去。享受了这般待遇，初出茅庐的小姑娘不要提有多美气了。

曹明礼结识了这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杜小姐之后，只要一看到她，紧绷着的神经自会渐渐地松弛下来，心里自会感到一阵轻松。几年来的戎马生活，整天过着的是枯燥、紧张与担惊受怕的生活。枪林弹雨的生活已经剥去了一个年轻军人的应有活泛与自由，常年累月的机械循环，使他荒芜。而突然间一只美丽可爱的百灵鸟的飞出飞进，不知不觉地唤醒了早已沉眠的青春活力，在他荒旱干裂的心地里撩拨起了一层层涟漪，似如久旱逢雨露一般，心田里滋润了。每次见面，杜欢欢总会给他留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感觉，会令他回味无穷。渐渐地，曹明礼对她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烦躁心理。他吃不准自己为什么会心旌摇荡得如此厉害的，他总觉得这个杜小姐在她天真烂漫的落落大方里，在她翩翩迷人的风采里，还有点勾人魂魄的含情脉脉的艳韵。他无法预料，她的一颦一笑，对他来说究竟是灾是福、是哀是乐。曹明礼强制自己应该清醒点，万万不能有非分之想，免得陷进了诱惑的泥潭而不可自拔。

要说自制力，曹明礼是很强的。离家从军七八年来，除了迫于父母成婚时与新婚的妻子有过几次平淡无奇没有激清的性爱之外，曹明礼一直没有动过凡念近过女身，甚至任凭同僚死缠硬拽，他一概拒绝，从没跨进过青楼妓馆一次，因为他始终认为这种地方肮脏得很，涉足进去，有辱于一个正直军人的名声。曹明礼称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正人君子。但是，现在他的已经习以为常了的单调军旅生活，却是被这个萍水相逢的杜小姐打乱了，心头常有着无数小鹿在撞击心扉一般，似如乱麻，心绪无法安定下来。杜小姐的娇美身姿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眼前闪现：那张红艳白嫩相映成趣的脸蛋，那种充满了妙龄少女特有诱惑力的身段和轮廓分明的曲线，那双明亮的眸子里蕴藏着的既深又浅的情天幻海般的神韵……闪现得他心慌意乱，闪现得他脑海里一片空白，使他完全丧失了往常的冷静与矜持。到后来，他全然不顾部属们会怎样议论，常常找机会寻借口大着胆子同杜小姐接触。同她在一起，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和甜蜜；同她在一起，即使是谈诗论词或是下盘黑白棋，他也会感到满足。虽然曹明礼是个已婚之人，但完全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扭在一起的，所以他从没感觉过谈情说爱的经历，从未品尝过恋情诱人醉人的滋味。如今，一日见不到杜小姐的人影，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涌上心头，巴不得她像只彩蝶似的立时飞到自己的身边，听到她那无拘无束的爽朗的笑语。难道这就是引力无穷而让人不醉自醉的初恋之情？曹明礼没有体验过自然是说不上缘由的，但是他却是迫切盼望着能享受

到这种甜蜜。

一经产生了这种强烈的念头，一个人就会无法控制自己激沸的情绪。曹明礼一天看不到杜欢欢，顿时会感觉到若有所失，甚至会懊丧得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对她就会牵挂思念不止。他毕竟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轻人，他是多么希望这么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温馨时刻的降临啊！

夜深了，四周一片静寂。盼望了整整一天的曹明礼没有盼到杜欢欢的出现，心里塞满了思念之苦、失望之累。每每这种时候，对她的想念自会变成担忧：不知她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没有？不知她是否身体不舒服？不知她……一连串的猜测，让他坐立不安，在卧室里踱了一会儿之后，他再也按捺不住，随手拿起向杜小姐借阅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莫泊桑的《羊脂球》两本书，不知不觉地踱出卧室，隐进夜幕，按捺着狂乱的心窝，悄然向着杜欢欢的闺房潜去。

闺房中亮着灯，微弱的光线从窗格中透溢着。曹明礼的一颗心禁不住欣喜得狂跳不已。他情不自主地贴到窗缝上，凭借着微弱的光线偷窥着：只见杜欢欢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缕空细绒线衫，聚精会神地在灯下读着书。曹明礼做贼似的朝四周望了望，不顾一切地轻轻地敲起了窗户。

“谁？”闺房里传出了警觉的声音。

“是我。”曹明礼的答应中带进了一丝不自在的颤声。

“啊？是您！”随着意想不到而又难以克制的欣喜声，杜欢欢几乎是扑过来开了门。放他进来后，又旋即插上了门栓。

“这么晚了，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杜欢欢显然没想到夜深人静了，他还会来找自己，真是无法形容的欢喜。老实说，几经接触，这个

年轻英俊的军官的美好印象在脑海中印得一天比一天清晰，对之的好感也在一天比一天的强烈，她在他旁边宛似一只美丽的彩蝶飞扑着翅膀，真想对他倾诉他对自己日日增浓的折磨之苦。不过，一个姑娘家毕竟羞于启齿呀！

曹明礼一下子被她问住了。他对她的思念怎么轻易说出口？他尴尬地嗫嚅着嘴，“我……我睡不着……一天看不到你人，不晓得你有啥事……于是就跑来了。顺便还你两本书。”

为了掩蔽自己的不自在，他故意挪向书桌，问：“这么晚了，杜小姐你还这么用功？在看什么书？”

杜欢欢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我在看你借给我的《孙子兵法》，想一口气读完了向您请教请教一些一知半解的地方。”

“嘿，嘿，谈不上请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曹明礼真被她的天真可爱的模样迷恋住了，浑身上下袭进了从没有过的舒坦。迄今为止，他还没有碰到过一个女性，况且是一位妙龄姑娘，对军事如此感兴趣而要同自己探讨兵法的。他的兴致顿时浓郁了起来。

自从偶然邂逅了这位美丽而青春似火的姑娘后，曹明礼始终提心吊胆着的郁闷心态，在朦朦胧胧中轻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寄托，犹如一直在河里飘荡着的浮萍，由飘忽不定一下子直定定飘向了杜小姐，而且是系结在她的周围不再飘浮。他说不上缘由，但也不想它再从她的身上飘走。杜欢欢是一个清纯靓丽而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姑娘。他从第一次在战时指挥部门口与她不期而遇，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他就被她那动人的魅力深深地打动了。随着接触的增多，一种无法遏止的力量，使他对这个姑娘迸发出了犹如山洪爆发般的青春闪光。他被她激发出了一

股强大的热力，一种从没有过的对爱情的渴望，盼望着能够不顾一切地得到她。此时，他仿佛看到了她那会含情脉脉的明亮目光，犹如天山雪莲般的圣洁，他仿佛看到了她那美丽的羽翼，犹如孔雀开屏般地诱人，他庆幸自己获得了上帝恩赐予自己的运气与福分。正是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使他乘上了驶进繁花似锦幸福港湾的轻舟，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归宿所在，他感到了无法表达的慰藉与快乐。天赐良机，他怎肯轻易错失？他觉得必需当机立断，将爱的火苗烧向她，将爱的根须散布到这个姑娘的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之中，使之水乳交融，使之如漆如胶。可以说，曹明礼是完完全全坠入了爱河的光明与黑暗交织起来的迷迷蒙蒙的深不可测的深渊之中。他迫切盼望着在战死疆场前能在这条迷人的爱河里尽情地畅游一番呀！

杜欢欢瞧着面前这位平时一向八面威风的年轻军官，蓦然间变得忸忸不安了，脸一会儿泛红，一会儿泛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真是感到好笑。她忍不住走上去摇着他的胳膊，柔声细语地问道：“喂！我说您干吗啦？忽然间怎么又心事重重的？”

冷不防被她逼问，曹明礼倒是更加不自在了起来，脸涨得更红了。他抬起了头，张了张嘴，嗫嚅着，但是没有一点声息。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偷眼窥视着她，他发现杜欢欢像往日那样带着一丝俏皮的微笑，带着一丝一往情深的眷恋，深情依依地凝视着自己，曹明礼的心头禁不住颤栗了一下：她那甜蜜的表情，她那天真的神态，怎么能不使他相信她那情感的率直真诚？他相信她那漂亮胸脯里的圣洁，他相信她那雪白颈项里蕴含着诗意般的优美，他相信她那明亮而优雅的双眸里流露出的初坠情场的天真无邪，他更相信她那洁白浑圆的长腿里隐藏着可